

探索·争鸣

●慕 岳 永 利 玉 玮

对图书馆学教育几个问题的思考

ABSTRACT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should undertake the task of teaching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are now transforming the profession of being a librarian, not only should the courses of the specialized subject of computer be increased, but the automation content should also be permeated into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of library science,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must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qualified personnel should be trained to have specialized expertise of a certain work of a specialized area. 10 refs.

SUBJECT TERM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 Direction and orientation Courses offered — Approaches

CLASS NUMBER G250.4

1 关于图书馆现代化技术课程

今日世界,科技奇迹不断,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从各方面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思维方式。作为社会信息系统一部分的图书馆,自然不能例外。目前图书馆工作的每道环节和程序都能或将要被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化技术实现或改变。建立在传统图书馆活动及外部环境基础上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就显得越来越远。

图书馆学教育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要承担起那些正从根本上改造图书馆员这一职业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授任务。多年来那种以一半传统图书馆课程加一半自动化课程为主,以点到为止的计算机知识为辅

的课程设计思想必须改变。

首先应当使学生通过学习,形成一个较系统的计算机软硬件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必须足以使他们在与计算机有关的领域内具备较强的迅速适应能力。这也是学生学习技术背景日强的一系列情报学方向课程的基础。不同计算机语言、机器类型之间的相通性,使我们能够通过几门经过精心选择的纯粹计算机科学的课程达到这一目的。如同图书馆系学生既学第一外语,又学第二外语,课程几乎贯穿大学教育始终,并未使图书馆学系变成外文系一样,自然也不必担心因此变成计算机科学系。其次,目前许多系科的设课方式仍然是“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图书馆自动化技术”等课程单列,而另一批图书馆学的主要业务课程却不过问自动化,依然旧

歌新唱,既然我们看到并承认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化技术正在或已经对图书馆业务渗透,那么它们也理应成为一切图书馆业务课程围绕和展开的中心。1994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国内有代表询问国外图书馆学校自动化课程所占比例,英国 Loughborough 大学情报与图书馆学系的 P. Sturges 女士及澳大利亚悉尼技术大学的 J. Kirk 女士回答说,他们没有这种统计或者说概念,自动化内容已渗透到每门课中,每门课中都在讲自动化,也无法不讲自动化。围绕自动化技术对现有课程的改造,比起增加几门计算机专业的课程,实在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建议国家教委关于图书馆学 12 门核心课教学大纲的编写,亦应考虑此问题。

图书馆学教育必须勇敢迎接技术挑战,完成上述改造。否则不仅谈不上拓宽受教育者的适应面,融入社会信息工作者主流,连他们在图书馆中的位置也岌岌可危。近年西方国家图书馆工作的非职业化 (deprofessionalization) 趋势正在证明这一点。一些以往属图书馆职业人员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由一些图书馆学相关学科专业人员或准专业人员 (paraprofessionals) 和技术员来做了,且做得更好。美国图书馆学校的关闭风(加上前些时候关闭的 Brigham Young 大学图书馆学校,使美国自 1978 年来遭此命运的图书馆学校总数达 15 所)起于统治知识产品(图书馆的原材料)生产与传播的技术发生巨变时期,绝非偶然,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

2 图书馆学教育的情报学方向问题

考察近年图书馆学、图书馆即信息社会图书馆职能定义的变化,可以明显发现它们向情报学和情报中心概念的趋同。Roger Flynn 教授甚至指出,“图书馆和统计中心、科技和社会情报中心一样,都是以数据处理和情报服务为目的的社会信息系统的一部分,是由信息收集、存贮、处理、传播和利用几

部分组成”^[1]。北美许多图书馆学校课程目录中也越来越难以看出图书馆学专业和情报学专业的差别。这种状况与其说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研究成果,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工作方式的合并、一体化,不如说是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摆脱困境向情报学蜕变、认同和自我否定的过程,是在将情报学向现有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小心嫁接——图书馆情报学——未果的又一次出击,也是一次升华。表现形式是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情报学校的又一次易名热潮。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或是将图书馆置于情报之后变成情报与图书馆学校,或干脆去掉图书馆变成情报学校。在我国则是以北大为首,令人耳目一新的一批信息管理系的出现。

情报学有关理论是否会完全取代图书馆学理论有待专家们研究定论。但情报学方向在信息社会已表现出的旺盛生命力,向人们展现了广阔的就业前景。今天的社会已成为一个既依赖于信息,又为信息所驾驭的社会。情报专业人员是信息社会的就业主流。事实上,美国图书馆学校的毕业生在图书馆只能消化 20%,69%则服务于各类企业的信息部门^[2],日本一些学校也只有四分之一能就职于图书馆,大部分则进入产业或计算机部门^[3],而雇主对图书馆学校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并不十分满意^[4]。只有强化情报学教育,才能使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地位得以巩固,从而也为图书馆学教育创造了需求。

我国图书馆学系毕业生面临的一面是狭窄、消化力日低的图书馆市场,另一面却是消化力巨大的新兴信息产业。依他们目前的受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打入后一市场的能力是有限的。1993年10月在京召开的全国首届人才交流会上,一些企业、公司明确表示出对“非图书馆专业”信息管理人员的需求(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揭示出相同的结果^[5])。各省市举办的各类人才招聘交流也多少次令我

们的毕业生沮丧和愤怒!

但愿这次校系的改名兆示着一次质的飞跃,使学生能藉以建立起以情报学或者说信息科学为主构的知识背景,而不是极富限制色彩的图书情报学。围绕信息的开发、传递、设备制造、技术服务等设置课程和专业,同时突出重点和特色,使学生在以下几个方面具备其他专业人员不具备的特殊能力:(1)能从总体上把握国际国内各类情报源的分布及状态,并特别熟悉至少一个学科领域的主要情报源及其特点,具有较强的选择和评价能力;(2)精通知识、情报的组织理论与技术,尤其是一般情报系统结构、功能和数据库检索菜单及各展开层次的设计与相应内容的组织;(3)熟谙电子情报检索理论和技能。机读数据库是今后科技与经济情报的主要来源,毕业生必须能熟练使用国内外主要的联机情报系统,并在至少一个学科领域,具有双语种检索能力。

3 关于知识结构的专门化问题

这是指情报工作者(含图书馆员)应具有某一学科的专门知识,胜任专门领域的情报工作。

谢拉认为,一个优秀的图书馆员应具备的首要条件是精通自己负责管理的资料,甚至认为“图书馆事业百分之九十是学科实际知识,百分之十是专业技术,或者说得难听一点,是职业手腕”^[6]。这也是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坚持从其他专业本科生中招生的理由所在。

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危机发生在近20年来科学技术变化巨大,图书馆及情报职业对这些技术的依赖性日强,信息工作与科技和经济活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对信息工作者的专门化要求越来越高时期,并不是他们这种教育方针的失误,而是生员主流的知识背景与这一职业趋势脱节的结果,1987年 Richard C. Pearson 和 T. D. Webb 的一项调

查显示,在抽样的1547名图书馆学校学生中,82%的受教育背景是人文或社会科学,仅有9%来自理工和商业专业。

图书馆、政府的科技与经济信息系统、公司企业的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各类专门的信息咨询公司,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能够满足特殊领域情报需求(目前主要是科技和经济领域),并具有信息技术软硬件全面知识的专门人才。信息系统负责人没有扎实的计算机知识,化工企业或公司的信息管理人员没有系统的化学知识背景,经济信息工作者或商业信息经纪人不是金融、市场和商业方面的专家,都是不可思议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外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发挥情报职能或是向现代化信息中心转变的尝试基本失败的原因。即使是在信息技术产品高度商品化的美国,那里只有18%的人利用来自图书馆的3%的信息^[7]。法国同行更是告诉我们,法国人需要专门信息时绝不会想到图书馆。可以说,图书馆现有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构成(总体上为文史)及藏书结构(不够专门)注定了这种失败。

如果图书馆不能改变这种状况,逐步提高自己满足不断增长的专门情报需求能力,那么从情报服务角度上,人们将来可就真的想不起图书馆来了。假设我们仍然将信息职能规定为信息社会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在知识的生产、存贮、传播及媒体技术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绝大多数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将失去实际意义),而社会也这样要求它们的话,“图书馆作为社会的产物,当它不能完成既定的任务和自己的使命时,社会就有可能,也一定会将它抛弃”^[8]。

英美等国图书馆学校试图通过开设专门情报学课程,实现学生的专门化。如英国城市大学在研究生教育中增设了医学情报、商业情报和法律情报课程,美国Pittsburg大学图书馆学校增设了农业情报和药物情报课程。专门把对学生学科知识传授的任务下放

到图书馆学校的做法是不现实的,这种修修补补更是无济于事。即使在情报学课程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图书馆学校,也无力提供目前这一职业所要求的其他学科专门知识。“一种专门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应该是,也只能是一个完整的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教育过程的产品”^[9]。

我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学校都曾经或正在尝试在一些专科性大学中开设图书情报专业,或在综合性大学中与其他系科协手开设图书情报专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能否达到社会所要求的专门化程度,尚待进一步检验。不过我们也许应该认识到,第一种方案无论效果最终如何,至少目前将绝大多数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全部移植到专科性大学里是不现实的;而第二种方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图书馆学系的被抛弃。

从长远看,最彻底和稳妥的解决办法,是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改造为类似美国,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但主要从理工和经济类本科毕业生中招生的模式。这将意味着将有大量的调查和准备工作要做。首先是要摸清生员情况(没有生员则无从谈起),并对需求市场做出较准确的描述,确定适度教育规模,从而争取有关领导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如果这些新型学员中的一些人毕业后能充实到图书馆中去,无疑将是一支真正的生力军。

在基本体制未有大的变化之前,目前我们能做的也许只能是增加一些专门学科领域的情报学课程,并辅之一些专题讲座,弥补系统的专门学科知识的空白。这也是大家目前正在做的工作。

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多,师资力量强和设施齐全的优势(我们在白白浪费这种优势,图书馆系的学生总有一种与所在大学存有某种距离的感觉),入学伊始(而不是从高年级起,以使學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调整,甚至自觉构筑系统的专门学科知识体系),学生就应在教师

的指导下,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专门信息领域,规定他们在校期间,必须完成所选方向对应系科专业课程若干学分以上,在条件具备的地区,甚至允许学生在校外的专科性大学和学院完成这些学分,使受教育者实现一定程度的专门化。这一方案不与现有教育体系发生冲突,从行政角度看更可行。

4 改革进程的适度问题

没有人怀疑深刻改革的必要,但必须注意,割断历史,全盘否定和抛弃昨日,往往意味着灾难。**M. Paris**的研究表明,在4所倒闭的学校中,3所因为课程陈旧,1所则是被学校当局断定“与过去脱节,过于激进,因而不现实”。而采取适度革新的学校却显示出较强的生存能力,验证了**Moore**和**Tushman**关于组织步骤与革新的有关论断:“成熟的机构组织更倾向于通过对产品和过程的渐进革新达到求生的目的”^[10]。**Cameron**和**Whetten**也指出,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革新必须做到适度 and 平衡,任何革新战略都不应过于激进。

当前,我国图书馆事业总体说来还处于从传统的操作管理水平向现代化过渡阶段,各方面的制约因素使这种过渡缓慢而艰难,且地域、部门之间反差强烈,因而仍然要求图书馆学教育在一段时间内反映这种现实,传统与现代化并存。这也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实现理想的渐进革新,求得生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美国人没有能把握住这一机会,那里一切似乎都发生得太快。正是鉴于此,传统图书馆学的核心课程在我们的课表和授课内容中仍占有相当比重,但门类与课时相应减少。一些定性概念、历史分期的繁琐考证,莫须有“理论境界”的抽象描述,都应从本科生教学中毫不留情的舍弃。

人们从未象现在这样为图书馆教育和图书馆的前途感到忧虑,也正是这种忧虑促使我们开始真正面向现实,进行深刻的反省和

(下转第69页)

- 3 肖东发.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 40 年. 图书馆学通讯, 1989, 15(2): 3~10
- 4~8, 11, 13, 18~19, 24 刘德有. 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 深化图书馆事业的改革.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4, 20(2): 23~29
- 9, 25 吴显果. 图书缘何难进图书馆. 光明日报, 1993-07-28(3)
- 10, 16~17 徐可. 北京图书馆: 瘦死的骆驼. 光明日报, 1993-06-28(2)
- 12, 15 郑春林. 高校图书馆: 举步维艰. 光明日报, 1993-05-08(2)
- 14 王建敏. 上海人读书由文化型转向实用型. 生活周刊, 1991-03-31(1)
- 20 李建军. 全国公共图书馆步履艰难. 中国文化报, 1992-07-15(1)
- 21 唐湘岳. 怪事一桩——新宁县图书馆只订一份《湖南广播电视报》. 光明日报, 1989-02-25(1)
- 22, 23 杜克. 中国图书馆界面临的新形势和改革的任务. 见: 夏国栋主编. 千帆竞发——图书馆名人论改革.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13~24
- 23, 29, 31 刘喜申. 机遇和挑战.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 19(1): 31~38
- 27 何善祥. 图书馆改革散论. 见: 夏国栋主编. 千帆竞发. 图书馆名人论改革.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33~47
- 28 盛一平. 广州图书馆敞开大门越办越兴旺. 光明日报, 1993-01-28(1)
- 30, 32 谭祥金. 论图书馆改革. 见: 夏国栋主编. 千帆竞发——图书馆名人论改革.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142~158
- 34 康式昭. 西方文化经济政策一瞥. 人民日报, 1994-07-28(5)
- 35 Maurice line and Peter scott. Comercial and Revenue Raising Activities in National Libraries. IFLA Journal, 1989, 15(1): 23~35
- 36 苗家生. 藏书资源共享——图书馆的新探索. 光明日报, 1993-07-29(2)
- 田国良** 1981年毕业于武大图书馆学专业, 1988年毕业于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 现为中央党校图书资料中心副研究员. 发文近 20 篇, 出版专著 2 种、译著 10 种. 通讯地址: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编: 100091.
- (来稿时间: 1994-09-06. 编发者: 丘 峰.)

(上接第 77 页)

痛苦的再生. 我们应该有信心, 我们实现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升为国家一级学科, 并在各类国家级科研项目计划中单独立项. 只要脚踏实地, 面向未来, 汲取教训, 勇于创新, 认真解决好一些关键性问题, 就有可能为图书馆学教育创造一个有希望的明天.

参考文献

- 1 肖东发. 拓展教学研究空间, 培养社会急需人才, 迎接时代挑战, 谱写教育新篇. 图书馆学研究, 1993, (1)
- 2 冯锦生. 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亟待彻底改革. 情报资料工作, 1991, (3)
- 3 赖茂生. 日本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分析比较.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 (2): 61~66
- 4 岳剑波. 走向信息时代的图书馆学教育.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 (2): 67~71
- 5 杜平.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改革的国际趋势. 晋图学刊, 1994, (4)
- 6, 8 谢拉著, 张沙丽译. 图书馆学引论. 兰州大学出版社,

- 1986
- 7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 湖北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 1986
- 9 Pearson R. C. and Webb T. D. The New Librarians, How Prepared are they? Library Journal, 1988, 113 (14)
- 10 Ceppos K. F. Innovation and Survival in Schoo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92, 33(4), 277~283
- 慕 岳** 1967 年毕业于武大图书馆学系, 现为郑州大学图书情报学系主任. 发文 15 篇, 出版专著 2 种. 通讯地址: 郑州市大学路 75 号, 邮编: 450052.
- 永 利** 1982 年毕业于武大图书馆系, 现为郑州大学图书情报学系副教授. 发表 25 篇论文, 出版专著 1 种. 通讯地址: 郑州市大学路 75 号.
- 玉 玮** 1988 年毕业于电大图书馆学专业, 现为郑州图书馆馆员. 通讯地址: 郑州市大石桥, 邮编: 450000.
- (来稿日期: 1994-05-26. 编发者: 黄文田.)